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
第六十一回 鄧芸娘釋放英雄 白勝祖智捉賊人

詩曰：遠上寒山石逕斜，宮前楊柳寺前花。紅顏未老恩先絕，莫怨東風空自嗟。

鄧芸娘用解藥把那白少將軍解過來，白少將軍打了兩個噴嚏，一睜眼細看，眼前站定一個絕色無雙的女子，生的果然千姣百媚，萬種風流。怎見的？有贊為證：見佳人，天然秀，不比尋常婦女流。烏雲巧挽堆鴉髻，黑髮長就了未搽油。眉兒彎，春山秀，杏子眼，把情兒露。鼻樑端正櫻桃口，耳墜金環掛玉勾。穿一件藕色縷，翠挽袖，內襯羅衫樓外樓。百褶宮裙把金蓮露，端又正，尖又瘦，瞧著倒像不會走，行動猶如鳳點頭。心兒靈，性兒秀，美天仙，比他丑，嫦娥見，也害羞。真正是貌美丰姿，體態溫柔。

白勝祖看罷，心中一動，不知這個女子他是何人，連忙問道說：「這位姑娘，你何人？因為什麼與我來到此處？」那姑娘妖滴滴聲音言說道：「公子，我乃是鄧天魁的妹妹。按理說，奴家可不應該告訴，無奈你不是外人。奴家小字兒叫芸娘，今年一十九歲，二月二十六日子時生人。奴家父母早喪，跟著我兄嫂度日。我哥哥不辦正事，尚還未給奴家許配人家。今天我聽見說大清營的差官被我哥哥拿住，奴家帶著丫環到前邊一看，奴家瞧你在那裡捆著，可惜可憐，派丫環把你搭到我這屋內來，用解藥把你解過來，與你商量一件事，你可願意？」白勝祖一聽這女子之言，又見他眉目傳情，秋波斜視，白少將軍說：「姑娘，我名叫白勝祖，乃是大清營的戰將。只因穆將軍攻破了祁河寺，我等迫下吳恩，來到此處，被鄧天魁所拿。要憑一刀一槍，他也未必將我拿住，仗著他有一個迷魂袋。今天你把我帶到這屋中，有什麼商議請講。」鄧芸娘說：「我意欲把尊駕放出回營去，奴家這話可說不出口來，這屋中又沒人替我說。我意欲把終身大事托靠與你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白少將軍一聽此言，心中一想，說：「這事不好。我是世襲的建威將軍，又是旗人，他是一個反叛的妹妹，與我甚不配合。再者說，還有一節，我是在軍營裡打軍需的，臨陣收妻就有掉頭之罪。然這丫頭臉也太大，又無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與我當面對講，萬不是貞節烈女。」自己心中想夠多時，又聽鄧芸娘問道：「你倒是願意不願意？你說呀！」白勝祖臉一發紅了，說：「不行，你還把我送到那屋子去吧。活著與我那幾個朋友在一處為人，死了與我那幾個朋友在一處作鬼。倘等眾人一死，我焉能再投生！」鄧芸娘一想，說：「冤家，你好想不開！奴家與你成了親，我還有不把他們幾個人放了麼？」白少將軍一聽鄧芸娘這句話，眼珠一轉，計上心來：「我要不從他，他手起刀落，准把我殺了，我們幾個人全都得死在這裡。莫若我將計就計，口中應允了他，我心中自有主見。只要他把我放了，我得便把他殺了，救我那幾個朋友好走。」想罷，說：「姑娘，你既有這番美意，我求之不得，我實在的願意。」鄧芸娘一聽他答應這件事，心中甚為喜悅，方要過去親解其綁，自己心中又一想，說：「不好！我見他答應我這件事情，眼珠亂轉，怕其中有詐。」止住腳步，說：「你要是答應我這件事，你對天盟個誓來。我要放開你，你要走了哪？」白勝祖說：「你放開我吧，我要走了，叫天打雷劈了我！」鄧芸娘走去把繩扣解開。白少將軍活動活動臂膀，「我把他穩住了，把我這幾個朋友放開，我們一同好走。」自己正在思想之際，只見鄧芸娘在帳子裡頭把衣裳更換了，叫兩個丫環：「春蘭、春梅，到廚房要一桌酒席來，我與白大爺這裡吃酒。」

兩個丫環去不多時，回來把牀桌擦抹乾淨，擦好杯盞匙筋，先開了四樣果子。鄧芸娘問白勝祖：「你喝什麼酒？要喝燒酒，要到外邊去拿；要喝女貞陳紹，這屋內就有。」白少將軍本是大員子弟，開過眼、見過世面的人，見鄧芸娘擺上這幾樣果子，自己要叫不出酒的名兒來，怕鄧芸娘恥笑，他說：「燒、黃二酒我一概不用，我最喜歡吃的是藥酒。」鄧芸娘說：「你說吧，你願意吃什麼藥酒，這裡雖則不全，也有個幾十樣。」白勝祖說：「茵陳、甕頭春、五加皮是過了景啦。此時雖是立夏之時，喝蓮花白酒、黃蓮藥酒，又不對時令，太早啦。有一宗藥酒，叫荷葉青，叫他們給我拿兩瓶來吧。」鄧芸娘叫丫環去要兩瓶荷葉青來。丫環去不多時，把酒拿來，春梅又擺上幾碟冷葷。白少將軍在東邊坐著，鄧芸娘在西邊坐著，順前簷的炕桌上擺了一個蠟燈，兩個磁碟，兩個酒盅，兩雙筷子。鄧芸娘伸手拿起酒壺來，給白少將軍斟上一杯酒，杏眼含情，香腮帶笑，說：「冤家，咱們兩人喝一回成雙杯吧！」白少將軍肚中也餓了，瞧這幾樣果子也好，自己一想：「有什麼事再說」。鄧芸娘在燈下仔細一看，白少將軍喝下兩杯酒去，更透著好看，真是黑髮眉毛，白生生的臉膛，目似春星，鼻如玉梁，牙排碎玉，唇若塗朱，正在少年。本是白臉膛，又搭著喝下兩杯酒去，臉皮一發紅，亞賽三月桃花初放，真是白中透潤，潤中透白，又打白潤之中透出一點紅來。鄧芸娘一看白勝祖這份相貌，概不由己，春心一動，自己心中想著：「我找著這個主兒，我就把終身大事托靠此人，實在稱心合意！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」自己是輕搖玉體，慢閃秋波，說：「冤家，今天我多喝幾杯酒吧，然後共入羅幃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姑娘，你先把我們幾個朋友放出來。」鄧芸娘說：「不忙，咱們兩人先成其這件好事，然後再把他們放出來，再叫你們一同走。」白少將軍一聽此言，心中一動，心中說：「我借著這個機會將這丫頭解藥、迷魂袋套繞過來，今夜晚上捉拿鄧天魁、吳恩，立這一件奇功，就在今日。」想罷，說：「姑娘，方才我們那幾個朋友被你哥哥使什麼東西拿住的？」鄧芸娘說：「冤家，你不知道哇？我哥哥使的那是迷魂袋，原是我們家傳的藥材配的。要是與人家動手，不是人家的對手，站在上風拿出來迎風一晃，無論是什麼樣的英雄，都得躺下。我們這解藥就是獨門，聞上這解藥能夠明目清心。我們這教中都聞這個藥，作為玩物，我哥哥也不輕易送人。咱們兩人這樣的好法，回頭我給你一瓶。」白勝祖說：「你拿一瓶來，我聞聞是什麼滋味。」鄧芸娘說：「別忙，咱們兩個人先喝酒。」白勝祖一想：「我先拿酒把他灌醉了，然後暗中取事。」想罷，說：「姑娘，我這悶酒喝不下去，咱們兩人划拳吧！」鄧芸娘說：「也好。」兩個人就「五哇六哇」，划起來了。兩個丫環在旁邊伺候。

二人正划的高興，忽聽見前邊「噹啷啷」鑼聲響亮，只聽那邊說：「殺！拿！」夜靜空谷傳聲，聽著又遠。鄧芸娘連忙打發丫環春梅出去，問問什麼事。丫環春梅到了前邊一看，但則見這些莊兵各各手執燈籠火把，拿著刀矛器械，圍著一位英雄在那裡動手。